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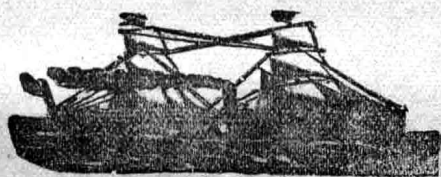
曾文正公全集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文集目次

順性卻之理論·····	一	黃仙嶠前輩詩序·····	八
君子慎獨論·····	二	謝子湘文集序·····	九
烹阿封卽墨論·····	二	朱慎甫遺書序·····	一〇
原才·····	三	歐陽生文集序·····	一一
召誨·····	四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一二
五箴（並序）·····	五	經史百家簡編序·····	一四
立志箴·····	五	鳴原堂論文序·····	一四
居敬箴·····	五	王船山遺書序·····	一五
主靜箴·····	五	衡陽彭氏譜序·····	一六
謹言箴·····	五	日慎齋詩草序·····	一七
有恆箴·····	五	國朝先正事略序·····	一八
紀氏嘉言序·····	六	重刻茗柯文編序·····	一九
武會試錄序·····	七	湖南文徵序·····	二〇
錢港猷先生制藝序·····	八	雲槩山人詩序代季師作·····	二一

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九六	大界墓表	一二三
書何母陳恭人事	九八	台洲墓表	一二五
漢陽劉君家傳	九九	海寧州訓導錢君墓表	一二七
葛寅軒先生家傳	一〇一	新寧劉君墓碑銘	一二八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一〇二	母弟溫甫哀詞	一三〇
湖北按察使趙君神道碑	一〇四	吳君墓志銘	一三二
江忠烈公神道碑	一〇五	彭母曾孺人墓志銘	一三三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一〇七	余安人墓志銘	一三四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一一〇	陳岱雲妻易安人墓志銘	一三五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一一二	新化鄒君墓志銘	一三六
隨州李君墓表	一一四	單縣典史張君墓志銘	一三七
錢塘丁烈婦墓表	一一五	前海寧州知州長沙李君母黃宜人墓志銘	一三八
桃源縣學教諭孫君墓表	一一六	適朱氏妹墓志	一三九
武昌張府君墓表	一一七	滿妹碑誌	一三九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一一八	荊門州學正郭君墓銘	一四〇
鄧湘皋先生墓表	一二〇	善化夏母楊宜人墓志銘	一四〇
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一二二	祖四世元吉公墓銘	一四一

國子監學正漢陽劉君墓志銘	一四二	張君樹程墓志銘	一五五
錢塘戴府君墓志銘	一四三	苗先麓墓志銘	一五六
崇仁謝君墓志銘	一四四	唐確愼公墓志銘	一五八
劉母譚孺人墓志銘	一四五	歐陽府君墓志銘	一六〇
湘陰郭府君墓志銘	一四六	翰林院侍讀學士丁君墓志銘	一六一
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志銘	一四七	郭依永墓志銘	一六二
劉君季霞墓志銘	一四九	羅君伯宜墓志銘	一六四
季弟事恆墓志銘	一五〇	寧津龐君墓志銘	一六五
閩浙總督季公墓志銘	一五二	遵義黎君墓志銘	一六六
仁和邵君墓志銘	一五四	劉忠壯公墓志銘	一六八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文集

順性卻之理論

嘗謂性不虛懸麗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鑠原乎太極以成名。是故皇降之衷，有物斯以有則；聖賢之學，惟危惕以惟微。蓋自乾坤奠定以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靜專動直之妙，皆性命所彌綸；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靜翕動闢之機，悉性命所默運。是故其在人也，網緼化醇，必無以解乎造物之吹噓，真與精相凝，而性即寓於肢體之中；含生負氣，必有以得乎乾道之變化，理與氣皆麗，而命實宰乎賦畀之始。以身之所具言，則有視聽言動，即有肅父哲謀。其必以肅父哲謀爲範者，性也；其所以主宰乎五事者，命也。以身之所接言，則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爲則者，性也；其所以綱維乎五倫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於順焉而已矣。請申論之。性渾淪而難名，按之曰理，則仁義禮智德之賴乎擴充者在吾心，已有條不紊也。命於穆而不已，求之於理，則元亨利貞誠之貫乎通復者在吾心，且時出不窮也。有條不紊，則踐形無虧，可以盡己性，即可以盡人物之性。此順乎理者之率其自然也。時出不窮，則泛應曲當，有以立吾命，即有以立萬物之命。此順乎理者之還其本然也。彼夫持矯揉之說者，譬如柳以爲梧，樗以爲楸，不知性命必致戕賊，仁義是理以逆施而不順矣。高虛無之見者，若浮萍遇於江湖，空談性命不復求諸形色，是理以徜徉而不順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撓，惺惺常存，斯隨時見其順焉。守之以一，以不貳自惕，以不已自循，慄慄惟懼，斯終身無不順焉。此聖人盡性立命之極，亦即中人復性知命之功也夫。

君子慎獨論

嘗謂獨也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爲獨，而生一念之妄，積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懷其爲獨，而生一念之誠，積誠爲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閒離合幾微之端，可得而論矣。蓋大學自格致以後，前言往行，旣資其擴充，日用細故，亦深其閱歷。心之際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麗於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則夫善之當爲，不善之宜去，早晝然其灼見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實有所見而行其所知，於是一善當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則趨焉而不決；一不善當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則去之而不力。幽獨之中，情僞斯出，所謂欺也。惟夫君子者，懼一善之不力，則冥冥者有墮行；一不善之不去，則涓涓者無已時。屋漏而懷如帝天，方寸而堅如金石。獨知之地，慎之又慎。此聖經之要領，而後賢所切究者也。自世儒以格致爲外求，而專力於知善知惡，則慎獨之旨晦。自世儒以獨體爲內照，而反昧乎卽事卽理，則慎獨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誠，非格致則慎亦失當；心必麗於實，非事物則獨將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烹阿封卽墨論

夫人君者，不能徧知天下事，則不能不委任賢大夫。大夫之賢否，又不能徧知，則不能不信諸左右。然而左右之所譽，或未必遂爲薰臣；左右之所毀，或未必遂非良吏。是則耳目不可寄於人，予奪尤須操於上也。昔者齊威王因嘗左右之言而烹阿大夫，封卽墨大夫矣，其事可略而論也。自古庸臣在位，其才蒞事則不足，固寵則有餘。易譏覆餗，詩廣鵲梁，言不稱也。彼旣自慙素餐，而又重以貪鄙，則不得不媚事君之左右。左右亦樂其附己也，而

從而譽之。譽之日久，君心亦移，而位日固，而政日非。己則自矜，人必效尤。此阿大夫之所爲可烹者也。若夫賢臣在職，往往有介介之節，無赫赫之名，不立異以徇物，不違道以干時，招之而不來，麾之而不去。在君側者，雖欲極譽之而有所不得，其或不合，則不免毀之。毀之而聽，甚者削黜，輕者督責，於賢臣無損也。其不聽，君之明也，社稷之福也，於賢臣無益也。然而賢臣之因毀而罷者，常也。賢臣之必不阿事左右以求取容者，又常也。此卽墨大夫之所爲可封者也。夫惟聖人賞一人而天下勸，刑一人而天下懲，固不廢左右之言而昧兼聽之聰，亦不盡信左右之言而失獨照之明。夫是以刑賞悉歸於忠厚，而用舍一本於公明也夫。

原才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旣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讎，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

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勢者乎，非所逆睹已！

召誨

賢與不肖之等奚判乎？視乎改過之勇怯以爲差而已矣。日月有食，星有離次，其在於人，言有尤，行有悔，雖聖者不免。改過什於人者，賢亦什於人；改過伯於人者，賢亦伯於人。尤賢者，尤光明焉；尤不肖者，怙終焉而已。人之生氣質不甚相遠也；習而之善，既君子矣；其有過，則其友直諫以匡之，又有友焉異言以挽之，退有撻，進有旌，其相率而上達也奚禦焉？習而之不善，既小人矣；其有過，則多方文之，爲之友者，疏之，則心非而面諛，戚之，則依阿苟同，憚於以正傷恩，其相率而下達也奚禦焉？茲賢者所以愈賢，而不肖者愈不肖也。吾之友有某君者，愆余曰：『子與某相好不終，是子之失德。子盍慎諸？』又有某君愆余曰：『聞子之試於有司，則嘗以私干人，是大不可。』二子者之言，卒聞之，若不遜於吾志，徐而釋之，彼無求而進逆耳之言，誠敬我也。既又自省吾之過，其大者視此，或倍蓰，而其多或不可枚數。二子者蓋舉一隅也，人苦不自知耳。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與爲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於大戾，而僚友無出片言相質礪者。而其人自視恬然，可幸無過，且以仲尼之賢猶待學易以寡過，而今曰無過，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過而因護一時之失，展轉蓋藏，至蹈滔天之姦而不悔，斯則小人之不可近者已。爲人友，而隱忍和同，長人之惡，是又諸臣媚子亞之也。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余故筆之於冊，以備觀省，且示吾友能爲逆心之言者。

五箴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才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之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尙存，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汝命。汝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汝，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騖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閑言送日，亦攪汝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汝賈嘆。笑者鄙汝，雖矢猶疑。尤悔旣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汝旣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一無知。曩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日爲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紀氏嘉言序

士之修德砥行，求安於心而已。無欲而爲善，無畏而不爲不善者，此聖賢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自中智以下，不自能完其性之分。大抵不勸不趨，不懲不改，聖人者因而導之以禍福之故，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咎。使賢者由勉以幾安，愚者懼罰而寡罪。故易稱餘慶餘殃，書戒惠逆影響。先王所以利民其術至已。自秦氏以力征得天下，踵其後者率小役大，弱飼彊，彊橫之氣充塞，而聖哲與奸宄同流轉於氣數之中。或且理不勝氣，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於禍。於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間而爲輪迴因果之說。其說雖積惡之入，立悔則有莫大之善；其不悛者，雖死而有莫酷之刑。民樂懺悔之易，而痛其不經見之慘虐，故懼而改行，十四五焉。今夫水無不下也，而鈞突泉激而上升；火無不然也，而鹽井遇物不焚；燭至則滅，彼其變也。戾氣感而祥降，順氣感而災生，亦其變也。君子之言福善禍淫，猶稱水下火然也。道其常者而已。常者既立，雖有百變，不足以窮吾之說。是故從乎天下之通理言之，則吾儒之言不敵，而浮屠爲妄。從乎後世之事變，人心言之，則浮屠警世之功與吾儒略同，亦未可厚貶，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也。河間紀文達公博覽彊識，百家之書靡不辨其原而竟其歸。所著閱微草堂筆記五種，考獻徵文，搜神志怪，衆態畢具。其大旨歸於勸善懲惡，崇中國聖人流傳之至論，亦不廢佛氏之說，取愚民易入者委曲剖析，以聳其聽。海以內幾家置一編矣。宛平徐春泉大令好之尤篤，擇其彌精而足警世者別錄

一帙名曰紀氏嘉言。其無關於勸懲者，則皆闕而不入。梓人畢役以授國藩讀焉。世風日漓，無欲而爲善，無畏而不爲不善者，不可得已。苟有術焉，可以驅民於醇樸而稍遏其無等之欲，豈非士大夫有世教之責者事哉？今余盜食天祿，曾不能絲毫補救於斯世斯民。觀徐君之汲汲於此，其使余增愧也！

武會試錄序

道光二十有七年秋九月，武會試外圍既畢事，兵部臣以內場考官請上命臣國藩偕臣王慶雲司其事。伏念臣楚南下士，至陋極愚，仰荷聖慈逾格，由翰林洊陟卿陪，負乘之占，夙夜兢惕。復膺簡命，承乏於茲，益用凜凜，如不克勝。僅偕臣慶雲悉心核閱，取士如額，恭繕試錄，進呈御覽。臣例得颺言簡端，臣聞宋臣張舜民之言曰：『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爲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臣嘗深繹其言。若廉頗在趙，強秦不敢加兵；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南牧。及夫衛霍三明之徒，亦威凌四際，所在立功。彼其名將之精神，足以震懾萬里之外。而人主之求將，亦以精神感而召之。所謂「戰勝廟堂」者也。自唐宋以後，招致將才，不可必得，乃按圖而索驥。於是有武舉之科，有武學之額，有賜及第出身之目。宋慶皇間定武舉，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祿利之途一開，爪牙之士稍稍驥首。元明以來，循是不廢。然上以名求，下之人因襲是名而巧弋之。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瑣瑣無用之學。故論者謂「人才之興不盡由於科目」，理固然也。我朝定鼎以來，威燁無外。自虎賁宿衛八旗禁旅，往往有熊熊不二心之臣，肩此而鱗萃。而各行省山澤猛士，又羅之以科舉，所以儲采干城之選。至周且當，顧循行既久，向之所謂市井挽彊，記錄無用者，多亦僥乎其中。而臣之所職，又惟校此默寫孫吳之數行，無由觀其內志外體，與其進退翔舞之節，而欲使韜鈴之材之必入於此，不遺於彼，

臣誠不敢以自信。獨念聖天子神武震傑，臣等憑藉寵光，亦足增長剛氣，而以精神與多士相感召，庶幾廉蔭魏尚之輩，或出於此區區之忱，不勝至願。傳曰：『同明相照，同氣相求。』雖不能必志之而已！

錢港欸先生制藝序

自吾有知識以來，見鄉之老成夙學，篤於文律者，恆困頓無以自拔，或終身不得當於行省有司之試；而其所教之子若弟，往往分沾餘枝，飛騰速化以去。及吾來京師，究詢四方魁桀特達之士，其先世多亦不遇，始謂不遇不亨，不諛不信，理則然矣。既深求其故，抑匪直爾也。制藝試士既久，陳篇舊句，盜襲相仍。有司者無以發覆面鉤，奇則巧爲命題以困之，乖割乎經文，釅析乎片語。由是爲文者有鉤聯之法，有補幹之方，有仰逼俯侵之患。名目既繁，科條日密。雖過百人之智，窮十年之力，猶不能洞悉其竅，及其微於心而調於手，而齒已日長，少時英光銳氣，稍稍衰減矣。而子若弟之濡染焉者，自其未冠已別開簡易，於纖仄曲徑之中，使其才得以自騁。故前者難而因者易，勢固爲之也。予與烏程錢君崙仙同舉進士，同出江陰季公之門，官詞曹也，同居於僧舍，使蜀中也，先後同持文柄。間出其尊甫港欸先生遺稿示予，又知兩家庭訓所歷之艱苦曲折，同者十得八九，而不合者蓋寡焉。予之蒙陋於家大人之學，百不承一。卽崙仙文鳴一時，視先生之孤詣覃思，要亦不無少遜焉。故敍先生之文而發其例於此，庶使有衡文之責者，知所措意也夫！

黃仙嶠前輩詩序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於人人者，豈有他哉？亦其器識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焉不加喜戚，

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識之謂也。器與識及之矣，而施諸事業有不逮；君子不深譏焉。器識之不及，而求小成於事業末矣；事業之不及，而求有當於語言文字，抑又末矣。故語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齒諸有亡者也。昔者嘗怪杜甫氏以彼其志量，而勞一世以事詩篇，追章琢句，篤老而不休，何其不自重惜若此！及觀昌黎韓氏稱之，則曰「流落人間者，太乙一豪芒。」而蘇氏亦曰「此老詩外，大有事在。」吾乃知杜氏之文字蘊於胸而未發者，殆十倍於世之所傳；而器識之深遠，其可敬慕，又十倍於文字也。今之君子，秋豪之榮華而以爲喜，秋豪之摧挫而以爲慍，舉一而遺二，見寸而昧尺，器識之不講，事業之不問，獨沾沾以從事於所謂詩者，興旦而綴一字，抵暮而不安，毀齒而鉤研聲病，頭重而不息。以咿囁蹇淺之語，而視爲鐘鼎不朽之盛業，亦見其惑已！松滋黃仙嶠先生，質直而洞豁，泊然聲利之外，觀察於滇南吏剔其奸，民宣其隱，於古人所謂器識事業者，亦既近而有之。間以其餘發爲詩章，又能棄故攬新，約言豐義，而先生曾不以自鳴，退然若無以與於古者。人之度量相越，爲閎爲隘，爲謙爲盈，不可一二計也。國藩既受而卒讀，因爲擇其尤善者，得若干首，俾錄而存之。世有終其身以治詩自名，而志趣或未廣者，觀先生此編，亦將內慙而有以自擴也夫！

謝子湘文集序

嗚呼！士生今世，欲有所撰述，以庶幾古作者之義，豈不難哉？自束髮受書，則有事舉子帖括之業。有司者割截聖人之經語以試其能，偏全虛實斷續鉤聯之際，銖有律，黍有程，而又雜試以詩賦經義策論，其爲品目固已不勝其繁矣。而一二才桀之士，既挾羣藝以應有司之求，又別進慕乎古之能文者，以降其兼勝無已之心。於是乎

目欲并視耳欲四聽，敝精而費日，終不能達於古人之庭者，比比而是也。古之爲文者，其神專有所之，無有俗說龐言着其意趣。自有明以來，制義家之治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愈之書，繩以舉業之法，爲之點，爲之圓，圍以賞異之爲之乙，爲之鐵圍以識別之，爲之評注以顯之。讀者囿於其中，不復知點圍評乙之外，別有所謂屬文之法也者。雖勤劇一世，猶不能以自拔。故僕嘗謂末世學古之士，一厄於試藝之繁多，再厄於俗本評點之書，此天下之公患也。將不然哉？將不然哉！南豐謝君子湘，與予同歲舉於鄉，又同登於禮部。其羣藝見采於有司者，固已遠絕與人人異。自君之生，予嘗見聞而內敬之矣。既歿，而其弟出君所爲古文示予，又知其志之可敬也。以流俗之墮於所謂一再厄者，而以君之所得較之，其爲踰越可勝量哉？於是爲序而歸之，因道其通患以慨夫末世承學之難焉。

朱愼甫遺書序

劉陽朱君文煥所爲書，曰易圖正旨者一卷，曰五子見心錄者二卷，曰從學雜記一卷，文集一卷。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爲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文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遊衍而不能所歸。張已伐物，專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文，一切變更故訓，而別創一義。羣流和附，堅不可易。有宋諸儒周程張朱之書，爲世大詬。間有涉於其說者，則舉世相與笑譏唾辱，以爲彼博聞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虛之域，以自蓋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朱君自弱冠志學，則已棄舉子業，而惟有宋五子之求，斷絕衆源，歸命於一。自六經之奧，百氏雜家有有用之言，無不究索其終，折衷於五子。家貧，負母渡湖，招徒授學，取其入以爲養。養則獨腆，身有饑色。或勸以稍易其途，從事於時世所謂辨物梳文櫛字之學者，足以傾誠耳目，植

朋廣譽。君笑曰：『吾於科目且棄而背之矣，其又屑覬彼邪！』卒以不顧，日抱遺訓以自鑄其躬，繩過無小，克敬以裕，闢然至死而不悔。嗚呼！君之於學，其可謂篤志而不牽於衆好者矣！惜其多有放佚，如大易粹言、春秋本義、三傳備說諸篇，今都不可見。其僅存者，又或闕殘，難令完整。其易圖正旨，推闡九圖之義，與德清胡渭寶應王懋竑氏之論不合，山居僻左，不及盡睹。當世通人咸說，小有歧異，未爲類也。予旣受讀終節，因頗爲論定，以詒鄉人知觀感焉。

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櫬。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旣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藝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響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旣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彥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行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旣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

武陵楊彝珍性農，化善。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美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摺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下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嘔血死矣。余來建昌，聞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臣翰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尙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沒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縝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蹵然而喜，而況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欬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孫芝房侍講蜀論序

咸豐九年三月，善化孫芝房侍講鼎臣以書抵余建昌軍中，寄所爲蜀論，屬爲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論治者六，